

→→她就这么以一个恩人、贵人、大功臣、大救星自居，在我们家吆五喝六了一辈子啊！

●都说“世上只有妈妈好”，都说母爱最伟大，可是这两点在我老娘身上一点都体现不出来。一点不骗你的哦，她是世上少见的奇葩女人，作为她唯一的女儿，我跟她毫无感情可言，说句大实话，我鄙视她、看不惯她、看不起她！

不是我不孝，而是她不值得小辈孝顺、尊敬！
跟你从头说起，先给你看看我爹娘年轻时的照片，他们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。

看不懂吧？我相貌堂堂的爹怎么会娶个丑女做妻子？讲给你听吧，他们是一个村子里的，我娘呢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富二代，我外公外婆是拥有三十多亩好地的富裕户；我爹呢，套用现在的时髦名词，就是穷屌丝啦，他们家是没有自己土地的佃农，老天没让我爷爷、奶奶拥有财富，却给了他们一个极度聪明懂事的儿子。我爸爸上有四个姐姐，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全家人视他为宝，那年头的农村，重男轻女的思想不要太严重哦！

我爸爸五岁那年，爷爷听乡邻说，镇上有洋人开办的学堂，不收学费不算，还提供一餐午饭。爷爷听了很是稀奇和高兴，之前还发愁儿子到了读书年龄，去私塾的钱拿不出怎么办？爷爷要了地址，带着五岁的儿子就奔了那洋学堂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是英国基督教会在中国乡村的善举。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，同时在落后闭塞的乡村山区，办医疗诊所、学校，借着这样的平台，向中国人传递上帝的拯救和爱。洋人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父子，就这样，我爸爸托洋人的福，吃上了免费大餐。

洋学堂里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，基本上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这些家长属于比较开明的，有的农村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家的孩子送去那里，因为乡间有传闻，说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，跟我们不一样，会吸孩子的血，甚至会勾走孩子的魂灵，愚昧嘛。

我爸爸多次在我面前回忆在教会学堂读书的情景，说那些牧师是如何地谦和温柔，耐心仁慈，他说，那五年时间是他一生中 happiest、最轻松的五年，最重要的是，那五年的教育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爸爸是三十多个孩子中学习最好、最有礼貌的，因此得到牧师格外的关注，到他三年级的时候，牧师特地给他加了英语课，而我爸爸的记忆力和悟性，令牧师很是惊讶，牧师对我爷爷说，这个孩子不一般，感谢上帝赐给你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，他将来是能够成大事的，你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他的学业。牧师甚至承诺，若我爸爸以后读大学、出国留学有经济上的难处，可以告知他，教会会给予一定的资助。

●从教会学校毕业后，爸爸到县城一中就读，爷爷用我姑姑出嫁得到的聘礼支付爸爸的学杂费，爸爸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，是学校出了名的优等生。

再说我妈妈吧，她比我爸爸大了两岁，他们是同一个村、同一个学校的，民国那会，别说农村了，就算你是生养在城市里的女孩子，也未必有读书的机会，可见，我妈妈不但富裕，还蛮开明的哦！他们家兄弟姐妹六个，都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。

我妈读书天赋不高，更不是那种有抱负、有理想的奇女子，所以学习成绩一般般。学习成绩一般般的她，青春期来的早，十五岁时就对我爸爸有了好感，不是，应该说是有了爱慕之心吧！

她会把家里好吃的东西偷拿出来给我爸吃，这是她经常在我们面前显摆、炫耀的“丰功伟绩”，她带着那种高人一等的傲气说，你爸家穷的要死，房子破破烂烂不说，连饭都吃不饱呢，我们家白面馒头、白煮蛋不断的，我看你爸可怜，三天两头拿给他吃……小时候听她这么说，还感觉她心蛮善、蛮好的，到我工作了，再听她唠叨，就很反感了，我嘲她：那会，穷人多得是，你为什么不给别的穷人，专给我爸吃啊？她听了就为自己辩解：我是可怜同情你爸，你爸是看我人好心好，家境好，追我的！

中学毕业，我妈读了个师范学校，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吧，我爸则考取了县一中，这是当时、当地最好的高中呢！

后来呢，全国解放了，土改时，他们两家的社会地位就倒过来啦，那时，我妈在县城的小学做教员，为了表示自己的进步，她态度坚决地表示，要跟剥削阶级的家庭断绝关系，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！如此“大义灭亲”的表白，让她不但避开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拖累，还成了单位要求进步的好青年。

成了进步青年，她又胸有成竹地向我爸提出结婚，那年，她二十，我爸十八。

我爸是结婚后考进上海某某大学的，五十年代，寒门学子读大学学杂费基本是免缴的，还可申请“人民助学金”。

我妈另一个挂在嘴边的“丰功伟绩”就是：没有我，哪有你爸爸的今天？他考进大学，我每月寄给他十元生活费，让他吃好、喝好、有钱买书，他本科、硕士读了六年，我给了他六百多啊，五十年代的六百多，可以买两套上好的红木家具了！老值钱了！

她就这么以一个恩人、贵人、大功臣、大救星自居，在我们家吆五喝六了一辈子啊！

我爸因为学业优异，加上出身好、表现好，大二时他就入党啦！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校当了老师。

我爸做了大上海的大学老师，我妈自是乐不可支，体面得不得了！接下来要做的是，离开老家，调去上海，做上海人！

那会，学校的领导对青年教师的生活还是蛮关照的，在我爸提出书面申请后一年还不到，我妈调动的事就搞定了，幸运啊，她成了这所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老师。学校还分给了他们一套两居室的宿舍，我们三个孩子都是在这长大的。

●从我记事直到现在，我妈就是家里说一不二的主，即便她的做法、说法不对，也必须按照她的意志去做，对孩子如此倒也罢了，问题是，她的专制同样适用于我爸。我爸只能表示拥护、支持，不能持反对意见的。别人家是严父慈母，我们家倒过来，是严母慈父哦。我爸的隐忍、宽容和大度，现在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组合 I

🕯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

口述/阿慧 文字整理/阿米

说说我的奇葩老娘

想来就心痛！

有几次，我爸是忍无可忍了吧，斗胆据理力争，我妈就做河东狮吼状，对着我爸发威：你翅膀硬了是吧？当年要是没有我的资助，你现在就是种地的农民，狠什么狠？她说这番话也不避讳我们孩子，那神态，那语气，霸道、蛮横得像是我爸的娘了！

我们三个孩子自小就和我爸亲，看到我妈怕，我们有事爱跟我爸说，因为，在我们的认知里，爸耐心、讲道理。我以前一直不理解，我爸那么有学问，那么有本事，为什么屈服于我妈的淫威？我和我哥甚至觉得，我爸应该提出离婚，离开我妈，过自己的幸福人生。前几年，有次和我爸单独谈心，被我妈弄得身心交瘁的爸说，当年和你妈结婚，也没想到她是这样一个强势霸道的人，我之所以忍着不发作，真得感谢当年教会学校牧师的教导，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，不可发火、发怒，要爱人如己什么的，这都成了我性格中的一部分了！是的，人得感恩，你妈当年给我食物吃，我读大学又给我生活费，这我都得记一辈子的。也许，是我的忍让、宽容助长了她的坏毛病？要真是这样，那也是我的错啊！

这就是我那慈悲为怀、大度无边的老爸！

“文革”来的时候，我爸已经是系副主任了，自然难逃运动的冲击，那几年的抄家、批斗、写检讨，我们都记忆犹新的。而我妈，虽然是不起眼的幼儿园老师，但是，革命的烈火也烧到了她的身上，说她是地主婆，也被游街、批斗的，后来又罚她打扫整个幼儿园的卫生，她在外面受气，回到家，就把这气出到我爸和我们三个孩子身上，一点没有担当和腔调的，好像是我们让她受罪似的。

●挨到“文革”结束，国家拨乱反正，恢复高考，重新重视知识分子了，高教局和学校鉴于我爸的教学成就和个人素养，先是任命他做系主任，两年后调到校部任教务处处长，我们家的住房也随着我爸官衔的提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

对于自己职务的变化，我爸倒显得很平静，很不以为然，我妈就不同了，老是蛊惑我爸利用权力腐败。譬如，她那个幼儿园的同事，我们叫她蒋阿姨，“文革”中整我妈是最起劲的了，后来蒋阿姨老公有了 once 公派德国进修的机会，被我妈知道了，就跟我爸说，名额烂掉都不能让他走出国门，他老婆太坏了。我爸说，那是两回事，他丈夫是系里的教学尖子，有进修的资格。我妈就瞪着眼睛跟我爸吵，说他当官了，了不起了，连她的话都不听了，又絮絮叨叨强调自己的丰功伟绩和恩人地位。我爸反复强调不能这样做，她根本听不进去，还对着我爸死缠烂打，最后我爸脑筋急转弯说，这事是集体讨论决定的，我是不可能推翻的。

再就是她弟弟家的孩子报考我爸所在的大学，离录取分数线差了十二分，不甘心啊，打电话要求开个后门帮忙，我妈就向我爸发号施令：这个忙你帮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！当年她宣布与剥削阶级家庭断绝关系，家里人就感觉她很另类，很自私，几十年过去，就这个弟弟与她有点来往，其他人都选择不原谅、不饶恕。上了年纪的她也许很在乎这唯一的亲情，或者说也想在她的亲友圈里弄出个响来，让人家高看她。

我爸说，这是国考，很严肃的事情，差一分都不可能通融。我妈就胡搅蛮缠说，那么死板干什么？你是教务处处长啊，自家亲戚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，你想想办法托托人啊，大不了送个大礼嘛。从这两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我妈的素质了。

我原先在单位谈了个对象，被我妈知道后，态度坚决地表示反对，理由是对方没有读过大学，她还跑到我们单位找工会、妇联表明立场。我那时年轻，怕她，更不敢违拗她，无奈之下只好斩断情丝。我妈则相中了我爸的研究生，从山东考进上海的张海，我说我对他没有感觉，我妈说，相处不就是有感情了？嫁给他你一辈子就有好日子过了。我们是 1987 年结婚的，我妈做主，婚房就做在我家。

婚后，我妈又多了一个丰功伟绩，多了一个摆谱的对象。她多次居高临下地对张海说，我们也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，我女儿聪明漂亮，她爸又是教授又是处长的，你看你福气多好，一个举目无亲的外地人，进了我们家，就好比从糠箩箩跳进了米箩箩。丈母娘说出这样的话，多伤人家的心！而且在任何问题上，我妈都要指手画脚发表“最高指示”，譬如，对张海的钱我不是管得很紧，我感觉，男人身上没有钱很狼狈，也会让周围人嗤笑，还有，他爹妈是山东农村的，往家里寄钱也是正常的事。可是我妈知道后，就当大事来抓了，说男人身上不能有多余的钱，说他爹妈还有其他子女呢，还有好几亩地呢，凭什么要你们破财？我不当一回事，她受不了了，当面对张海下令，你的工资、奖金、补贴必须上缴给阿慧，你们是夫妻啊，我和她爸结婚几十年了，他的钱都交我保管。

我妈的专制、奇葩让张海很是反感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我儿子三年级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副教授，教研组组长了，学校分了他新房子，他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！后来他就和他的助教有了一腿。离婚是我提出来的，我妈知道了坚决不同意，吵到他办公室，骂他是白眼狼、陈世美，说他有今天全靠我们的“恩赐”。如此一闹，让张海原有的内疚变成了理直气壮。我们是在民政局办理的手续，他说，走到今天，你妈功不可没！

我无语，实在也不想说什么了。

●我妈是 2009 年风瘫的，尽管她是手脚不能动、全靠别人伺候的废人了，可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势，躺在床上对我爸、对护工发号施令，稍不如意就喋喋不休地吵闹，我爸的脾气好了一辈子，现在也只有摇头的份，说，我前世欠她的，还了一辈子的债啊……

有次我回老家，她又对我爸发脾气了，起因是，我爸在书房看书没有听到她的喊叫。她一脸凶相地对着我爸吼：你八十多了，看看书，你还想当院士啊？你就巴不得我早点死，好娶个小老婆回来！我爸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，我气不过，对着她吼：是的，我们都等着那一天呢！你猜她怎么样？拼足全力推翻了床边的夜壶箱，大哭大叫吵了将近两个小时！